

篇
小
说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梁静秋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6年卷

作家出版社

梁静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梁静秋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5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6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3959 - 9

I. 有… II. 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9650 号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作者: 梁静秋

责任编辑: 雷 容

特约编辑: 朱晓岭

封面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8.5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59 - 9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序

为你出版“第一本书”

张 铤 崔道怡

—

从1994到2006，“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已经跨世纪，走过十二个年头了。十二，在我国，若以生肖计算，也是一次轮回。

假如十二年前你只有十二岁，那么而今二十四岁的你，见到这一套“丛书”，或许不甚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为此，我们再次介绍。

十二年前，关注我国文学发展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有感于年轻文学新人想要出版个人专集存在相当困难，而他们投身文学创作的志向和成果，应该给予扶持，于

是提出创建一个公益性的文学作品编审机制：“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审委员会。“文学之星”，指的是具有一定创作实力与潜力的年轻新人。星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星代表光明与希望。编审委员会以发现并推举年轻新人及时升上文学星空为己任，因而这项活动被称为文学的“希望工程”。之所以早在1994年就取名“21世纪”，是因为编审委员们认为：“这对奋斗在文学基层的年轻人将会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会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增添新的力量。”

这项文学的“希望工程”，得到了文学界各方面的热烈支持。当年，我国文学泰斗冰心和艾青出任顾问，评论专家冯牧和散文大家袁鹰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二十五位著名作家、诗人、教授、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而今，编委会邀请四位顾问：王蒙，王巨才，袁鹰，谢永旺。编委会由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锲为主任的十九位委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门，国家级的文学报刊社、出版社，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几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从第六届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决定，这项“工程”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把它列为中国作家协会培养青年作家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项“工程”，冯牧和袁鹰曾把它比拟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编印的《未名丛书》和《奴隶丛书》，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未名丛书》扶持一批青年作者登上文坛，《奴隶丛书》刊发过鲁迅、茅盾等名家新作，《文学丛刊》以编选青年作者处女作或成名作为主，陆续推出了曹禺、卞之琳、艾青、艾芜、萧军、陈荒煤、何其芳等一系列当年的新星。这些彪炳史册之作家、诗人、评论家的“第一本书”，就是由它最先出版的。冯牧曾经表示：“前辈关怀培育新人，为促进现

代文学繁荣做出贡献。我们今天以他们为光辉榜样，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二

正是如此，“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就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了及时发现并大力扶持文学新人，而进行编选工作的。

编审委员会在各地方的作家协会、部分文学期刊编辑部和高等学府中文系等机构推荐的基础上选优拔萃，为文学新星出“第一本书”。

1994 年出版的“丛书”第一卷，选取了十本小说、三本散文、两本评论，推出了十六位年轻的文学新星（其中有一部书系两人合作）。

1995 年出版的“丛书”第二卷，选取了七本小说、两本诗歌、两本散文、一本评论，推出了十二位文学新星。

1996 年出版的“丛书”第三卷，选取了七本小说、两本诗歌、一本散文、两本评论，推出了十二位文学新星。

1997~1998 年出版的“丛书”第四卷，选取了七本小说、两本诗歌、一本散文、两本评论，推出了十二位文学新星。

1999~2000 年出版的“丛书”第五卷，选取了九本小说、三本诗歌，推出了十二位文学新星。

2002 年出版的“丛书”第六卷，选取了六本小说、两本诗歌、两本散文，推出了十位文学新星。

2004 年出版的“丛书”第七卷，选取了六本小说、两本诗歌，推出了八位文学新星。

2005 年出版的“丛书”第八卷，选取了七本小说、两本

诗歌、一本散文，推出了十位文学新星。

2006年出版的“丛书”第九卷，选取了四本小说、一本诗歌、两本散文、一本评论，推出了八位文学新星。

十二年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共出版了九十九本书，推出了一百位文学新星。

十二年间，这一百位文学新星陆续成为我国创作队伍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不断有人一次次登上各种文学奖项的领奖台。其中佼佼者，曾经获得我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在这一百位文学新星进展与提高的里程上，“丛书”为他们出版“第一本书”，无疑起着重大作用：鼓舞了从文的志气，坚定了创作的信心，打开了成功的大门，改变了人生的命运。“第一本书”，是成为作家的“第一级台阶”，是已经成熟的标志，是向着高峰攀登的开始。

三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6年卷的终审会，于4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蟹岛度假村举行。跟往届一样，选在度假村里举行会议，只因看中了这里清静，可以避免外界干扰。诸多编委各有公务，是暂离岗位前来与会的。此次终审，十九位编委全部出席。尽管编选并非评奖，但其运作程序跟评奖是完全一样的。

18日上午，张锲主持会议开幕，首先由高洪波传达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的祝词。金炳华表示：希望“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选活动一如既往保证艺术质量，反映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平；希望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基础上，各位编委维护好这个品牌；希望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一

样，保证评选的公正性、公开性和权威性，让这一文学的“希望工程”办得更加出色。

本届“丛书”征集始于去年末，至终审会前共收到各地作家协会、重要期刊、高等学府、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及本“丛书”编审委员推荐的作品三十六部：小说十七部，诗歌四部，散文十部，评论五部。

经编委初审，再由部分编委复审，提交终审的共有十五部作品：小说七部，诗歌一部，散文五部，评论两部。

其“三审”过程，跟出版社审读程序相同。不同的是，后者由总编拍板定夺，“丛书”则经编审委员无记名投票，得票三分之二者当选。由此可见，“丛书”的编选，虽不是评奖，却胜似评奖。编审委员来自诸多方面，其中有些曾担任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重大奖项的评委，十二年来连任至今，可以说是有其独特权威性的。

编审委员同时也就是为这第九卷“丛书”撰写总序和各本书序言的专家。“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6年卷每一本书的序言，都是一篇精美厚重、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为使读者大致了解“丛书”第九卷的全貌，我们在这里以得票数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从每篇序言中，只引其一段话，就不难看出各位编审委员对所评论的当选者，是何等的赞赏与呵护——

范晓波的散文集《正版的春天》

范晓波重视对散文文体的探索和革新，同时坚守传统散文中宝贵的精神内涵。对音乐和绘画的热爱，使他怀有节奏和色彩的敏感，并培养了很好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他的语言既有质感，又有密度，叙事和表

达方式新颖。如果把本集中的关键词春天、村庄、县城、童年、性爱、死亡、吉他、绘画、孤独、梦想、游走、远方、风景、亲情等连缀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作者忠实地抒写了他自己的青春史、心灵史，也典型地反映了70年代后诞生的那代知识青年内心的阳光和暗斑、成长和波动。

——张守仁《散文界升起了一颗新星》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

叙述者都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或乡村书生，他艰难困苦地从乡村出走，他满身伤痕，很难说他喜欢他所走向的外面的世界，在新世界里他并未找到幸福，但是，他无意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但是，他却忍不住回头望去，含着辛酸的眼泪。

城市不能提供启蒙式的精神前景，乡村更不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这个判断完全不依赖于个人的精神探求，我们看到的是宏大的、客观的历史意志，超于个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李敬泽《罗伟章之信念》

了一容的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一位生长于西海固那片贫瘠土地上的东乡族青年，年岁不大却有了一番浪迹西域、备尝人世艰辛的生活阅历，当他在文学的崎岖山路上开始行走之际，便以一批凝结着其生命体验的最初成果，闯入读者的眼帘。他的这些小说中的朴素与沉重，混杂着爱与忧

伤的调子，不由得让人心头掠过一丝战栗——这位青年作者，便是了一容。

——韩瑞亭《爱与忧伤的交响》

刘海燕的评论集《理智之年的叙事》

在这些“温润的思的叶片”里，刘海燕的灵性笔触和对作品的把握，超越了一般程式化的批评，能于洒脱而富有才气的文字中透露出自己的艺术感受的独到和传统风格的优美。其评论文字大多无学院气息，印象感悟中蕴藉隽永的哲思，如文学散文随笔一样，充满了灵动、洒脱与慧敏。看上去有些不太像很有理论深度的批评文字，但却令人读之更有味道。

——孙玉石《别开生面的文学沉思》

邵筐的诗歌集《凌晨三点的歌谣》

当我们面对邵筐的诗歌，我们所看到的对现实题材的书写，已经不同于我们以往概念中那些诗歌作品，它们是关注当下、直面时代的，它们不再是沦于表层的，固有传统观念的，人们惯常认为的那种诗歌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具有超验性的，更为直接的，甚至是后现代成分的一种诗歌创作。

邵筐没有躲进所谓诗歌的现代价值中，没有推测和应和时尚与口味。这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在诗歌这条路上，他已经做了多年的努力。

——林莽《独立而冷静的歌者》

侯蓓的中短篇小说集《玻璃火焰》

侯蓓具有远远超越其年龄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她的那些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从不来自书本或他人——正如我在她的小说中看到的，一切都只来自她独有的感受世界的方式。

一座水塔，一枚鸡蛋，一片碎玻璃……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象，到了她的文字里，就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们传奇般的经历和含义，让人始料不及，甚至瞠目结舌。

——朱向前《虚构的记忆》

傅菲的散文集《屋顶上的河流》

傅菲生长在农村，熟悉底层的生活，因此，他那些散文通过对活生生的具体人物的描写，关注着底层，关注着沉默的弱势群体，关注着正在消失的乡村和挣扎在底层的不幸人生，关注着普通人身上表现出的纯真的人性和美好的品质。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可以体会到一种由爱而生的人文关怀。

傅菲自己曾多次表达这样的创作理念：散文不仅是一个散文家的精神史、生活史，也是一个散文家的观察史。他正在坚持向这个方向走下去。

——缪俊杰《散文的创新与坚守》

梁静秋的长篇小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表面上看，梁静秋的长篇《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是在讲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的故事，但读过小说之后，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概括未免太不公平。因为小说中传达的生活经验和复杂感受，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哪怕是次要人物，跑龙套的角色，都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可亲可爱）以及作者富有个性魅力的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都使这部作品内涵丰富饱满，不是干巴巴的一句抽象概括能够取代的。

——杨志广《厌倦与激情》

四

经过半年多的初审、复审，经过终审时的传阅、品评，经过研讨会上的交流、争论，最后经过认真、审慎的票选，以上八部作品，脱颖而出。

终审会前，4月13日，《文艺报》发表“丛书”编审委员之一韩瑞亭的文章《一群搭梯摆渡人》，回忆参与“21世纪文学之星”活动的历程，抒发作为一名老军人、老作家、老出版家的感慨。文章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表述了“丛书”编选的过程和编选者的心境——

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一种文人相护、惺惺相惜的好风气，一些成名已久、身处要津的文人，出自爱才、惜才之心，提携后进，扶持新人，为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施以推力，助其闻达于世。20世纪末叶，在当代中国发生着巨大变迁的社会转型时期，又有一群文坛中人扮演起前辈们曾经做过的搭梯摆渡人的角色，并且表现为一种集群式的出演。这就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由冯牧、袁鹰先生领军的“21世纪

文学之星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一群人……在这个集体中，每个人都做着最基础的编务工作，从读稿、选稿到最后编定书稿，撰写序言，如同恪尽职守的工蜂，不惮劳苦地采花酿蜜。有人用军事术语形容这群人物抵近一线的操作，是“教导团打冲锋”。同这样一群不求名利，不辞辛劳，乐于为此项文学“希望工程”做义工的热心友人相处，我时常会生出一种心境澄明、情怀畅快的愉悦感，在物欲膨胀、德行沉沦的当世环境下，这种感觉尤为难寻。

由编委会全体成员参加的终审会是决定“丛书”年卷最终入选作品的重要程序，编委们要对每一部入围终审篇目的作品评点分析，鉴识比较，还可以将未进入终审篇目的作品重新提出来加以评比，力求避免产生遗珠之憾。终审会开得很是热闹，像是一场高规格的多部作品的研讨会，编委们各抒己见，评头论足，常有精彩的作品解读，有时又会为某一部作品的不同看法而热烈争论。其实，大家的心愿却是一致的，都想为本年卷的“丛书”挑选出更优秀更具特色的作品。入选作品最终由全体编委投票决定，对部分作品尚有不同意见的编委则欣然接受多数编委的选择。我乐于参加这样的终审会，正在于它带着浓浓的艺术探讨空气和民主氛围，见仁见智，相互启迪，可以达致文人聚会的上佳境界。

关于这一次终审会，我们觉得需要略加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从得票数的顺序可以看出，本届活动征集到的作品，总体质量，散文优先，这是全体编审委员的共识。本届共征集到十

本散文集，五本进入终审，最后三本当选，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作品是散文——范晓波的《正版的春天》。

而年轻的小说作者罗伟章，在近年活跃的同辈当中，最为出色。我们猜测，或许正因他当选无疑，可能有一位编委把票投给了另一本小说。这心意是美好的，希望当选的小说能更多些。然而本届当选小说的数量，是历届中最少的。

于是，有些编委认为，这或许与推荐机制有关，至少有十位比较活跃的年轻小说作者，没有被推荐上来。为此，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推荐机制，力求每届编选都能显示当前创作的最高水平——当然，是在作者尚未有书出版的前提下评比的。

本届当选的散文，其实还另有一部。不料投票过后这才得知，该作者出过书。而“为你出版‘第一本书’”是我们的宗旨，我们只从没有出过书——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式出过书——的各种体裁的作者中遴选“21世纪文学之星”。

“21世纪文学之星”，早已注册为专用词。它既是一个标志文学新人创作成就的称号，又是一项可以包含诸多内容的活动。我们希望有更多文学青年参与我们的活动，一试身手，一展才华。为此，我们的广告词是：为你出版“第一本书”。

序

厌倦与激情

杨志广

表面上看，梁静秋的长篇小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在讲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女主人公（我们读完全篇，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只从她的朋友王敏处知道她有个外号“小妖”，二三十岁的年纪，似乎是在新闻单位就职——也很可疑，因为除了她参加过一次全省的新闻系统组织的学习活动，没见过她干过什么活）和两个深爱她的男人（陈七，一个事业有成的医药业商人；王东，一个高大活跃的摄影家）之间的情感纠葛。但读过小说之后，大家

都会同意，这样的概括未免太不公平。因为小说中传达的生活经验和复杂感受，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哪怕是次要人物，跑龙套的角色都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可亲可爱）以及作者富有个性魅力的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都使这部作品的内蕴丰富饱满，不是干巴巴的一句抽象概括能够取代的。作者敏感细腻的精神世界和语言方面的天分才华从这部作品中亦可领略。

即使如此，即使作者有才华，写得也不错，这种纯粹写爱情的小说，有什么意义？

分歧由这里开始——爱情小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许多人不反对爱情小说，但主张爱情小说也要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才好，譬如《红楼梦》，就不光写了爱情，还写出了什么什么。另一些人——譬如作者和她小说里的人物，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习惯地笑起来。“你今天怎么了？！还跟我玩儿上意义不意义这一套了，呵呵！跟谁学的？……除了你，现在我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事儿让我感到有意思……”作品中的王东说。

我也站在王东他们一边。我觉得，不只在今天，古今中外，真挚的、感动人的爱情本身，就是意义。如果说，如今和过去变化了，有什么不同了，那也只能是说，在今天，纯真的爱情，更难得，更有意义。

二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中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其中的疼痛感。

女主角“小妖”是今天的现代女性，不同于传统的古典美人的那种幽怨沉静。她是那种很能“作”的女人，略带一些病态。她生性率真，痛恶虚伪，追求极端地感觉。她检验和衡量

对方的爱情的手段，就是“伤”。“不管是伤别人还是伤自己，那种过程里的伤，让我感到刺激。”越是感到疼痛就越是兴奋。没有疼痛感的爱情、平静的生活会令她厌倦和怀疑。她内心孤独脆弱，多愁善感，“总是在短暂的瞬间感到厌倦，又不清楚这厌倦究竟因何而起”。她的样子，太容易让男人生出怜惜之心、痛爱之情，但她的尖刻，她的嘲弄，她的多疑，她的厌倦（包括她的善良和仗义）又会令每一个走近她的男人的承受力受到严峻考验。直至爱情的双方遍体鳞伤。她在无比的疼痛中，舔着血痕，心中感动异常。

“小妖”的厌倦感是这个人物的核心。现代都市人的厌倦感（本质是怀疑）就是这部作品的全部社会意义所在。“悲和喜，尖锐和麻木，甚至生和死，我都觉得好玩儿，玩儿够了，就无所谓了。有的人热泪盈眶是由于激动或委屈，而我的热泪盈眶，纯属是排泄，对世界的一次又一次不屑一顾的排泄。仅此而已。”我不认为这些话是无病呻吟，我们不能凭我们的信念去简单推断别人的人生。这个五彩斑斓、五花八门、亦真亦假的社会中，什么样的人生经验、生存状态是不可能有的呢？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呢，只要我们不是白痴或者故意否认。

三

“小妖”真是幸运。她遇到了两个很有耐力的男人和一个睿智豁达的女人。如果她遇到的都是不堪一击的对手，坚持不了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故事就不好看了。

陈七，成熟、成功、含蓄且对她呵护备至、一往情深、不忍割舍；王东，热烈、真诚、激情且爱她入骨。这两个男人的塑造都是成功的，以只要一提起他们的名号，我们眼前都能浮现出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性格，他们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在“小妖”看去陈七身上的那些弱点，那些可笑之处，我们男人也许会表示理解。所以，尽管作者在写这两个男人的时候忍不住有所褒贬和取舍，但在读者看来，他们都很有意思。关键是，作为文学形象，他们都完成得不错。我们以后甚至可以用他们来指代某类人：这个人像陈七，或者，那个人有点王东的意思。这么看来，这部作品可以说塑造了几个接近典型的人物呢。

王东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热烈而充满激情。是他的激情最终打败了“小妖”的厌倦和犹疑。即使同为男人，我们也为王东的持久的激情叫好。毕竟，厌倦和怀疑是消极的东西，哪怕它有百般的合理性，它也是消极的、冷漠的，它敌不过温暖的、火热的、有希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梁静秋在作品里为当代都市里的理想男人提出了标准：当然要有爱，更要有激情。

还有“小妖”和王敏。有那么一类女士，是可以用“小妖”来指称的。提起“小妖”，我们就会想到她们：嘴上尖刻、犀利、咄咄逼人，内心无比柔顺软弱，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充满厌倦和感伤，爱情是她们的全部追求，又由于她们追求得至善至美，看不到希望，导致她们的怀疑和绝望。这种人就是为爱情活着的。没有了爱情，毋宁死去。

王敏这个人物也很有意思。四十岁左右，善良仗义，有过很多经历（虽然作品中没有详细告诉我们她都经历了些什么），所以总是一副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神色不改的样子。平日里，她对“小妖”们微笑着冷眼旁观，喝酒笑闹，轻易不出声，关键时刻她说出几句话来，却句句约等于真理。可惜的是，这位女中豪杰，爱情“教父”一类的人物，后来也难逃在爱情的小河沟里翻船的运数。

爱情这个东西，有多少人对她千百度追寻，又有多少人为